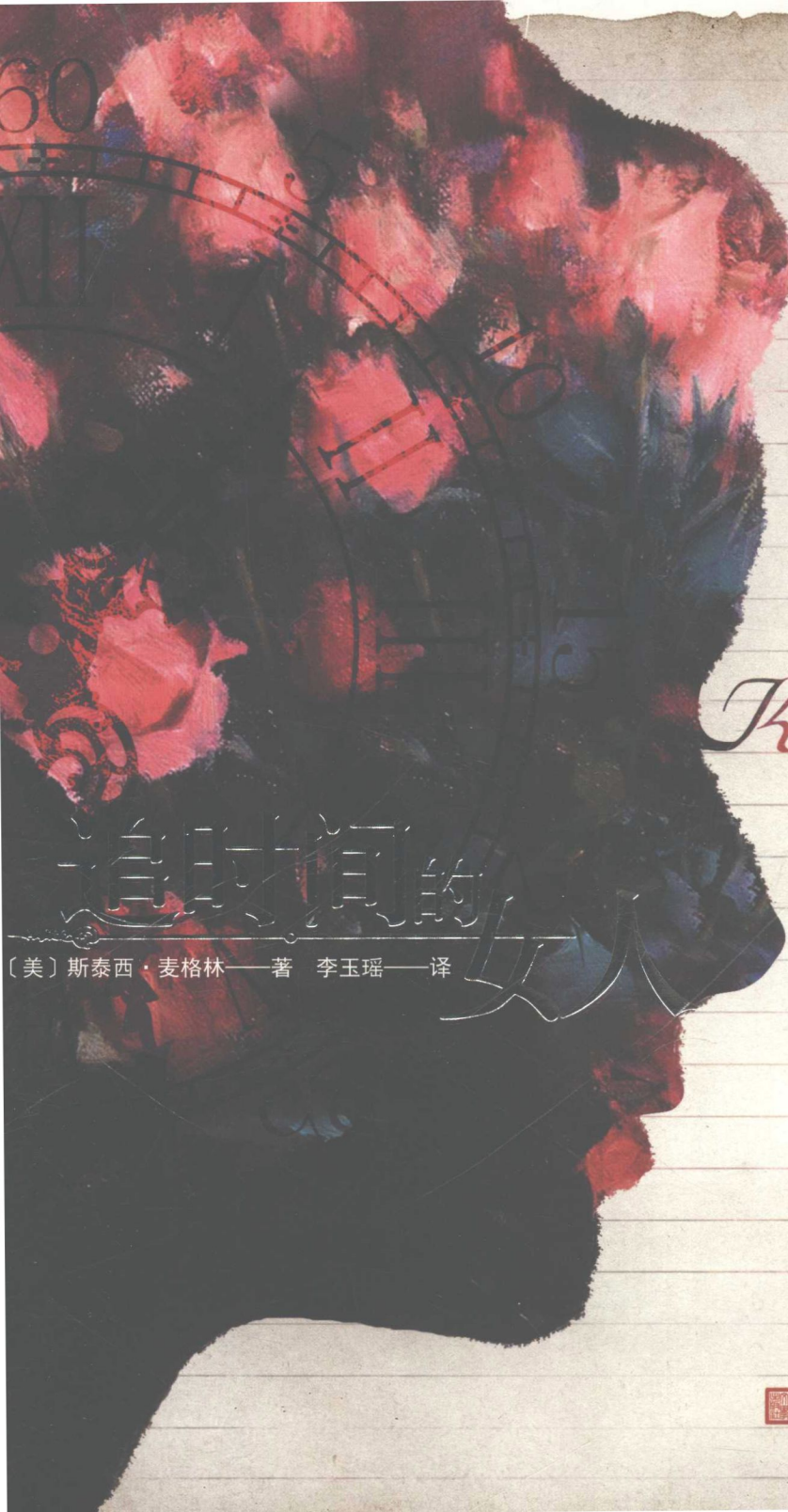




Stacey
McGlynn

Keeping Time

追时间的人

[美] 斯泰西·麦格林——著 李玉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追时间的 女人

〔美〕斯泰西·麦格林——著 李玉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5-6939

Stacey McGlynn

KEEPING TIME

Copyright © 2010 by Stacey McGlyn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时间的女人/(美)麦格林著;李玉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229-6

I. ①追… II. ①麦…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1335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2千字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29-6
定 价 39.80元

*Stacey
McGlynn*

*Keeping
Time*

献给罗布
向来如此

1

“别这样，妈妈。这又不是逼您退休。”丹尼斯如是语。

话是对黛西说的。扰乱了傍晚的宁静。

五十五岁的丹尼斯隔着桃花心木矮茶几，坐在灰褐色亚麻布沙发上。他的新婚妻子阿曼达挨他坐着，一言不发。丹尼斯身体前倾，耐心等待黛西说出她没打算要讲的话。然后继续追击，强作欢颜。

“我希望您没那么想。”

事实上，黛西·菲利普斯正是这么想的。

闻着牧场青草的气息。

感觉草叶抚过鼻尖。^①

她从儿子脸上搜寻着他襁褓时期、孩提时期和青春期的蛛丝马迹。一无所获。真傻，以为还会有些残留，虽然黛西仍在搜寻，但内

① 此处上文的“退休”，用的是一个词组：“put out to pasture”，“pasture”有牧场之意。

心已然动摇。

丹尼斯：“我认为，我们认为”——示意包括阿曼达——“你会很喜欢那里。您如果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就太夸张了。”他是指继续住在她出生的房子里、她从双亲那儿继承来的房子里。这房子她已经住了一辈子。丹尼斯接着说：“以后的生活就将都是假期。”

黛西没有回答。她始终太一本正经、太循规蹈矩，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魅力，还有后天教养而成的笔挺腰杆儿。将毕生精力都用错了地方的母亲把这姿态烙在她身上。黛西低头瞪着放在大腿上紧握的双手，转动着她的戒指。

丹尼斯硬是把五光十色的宣传册举到她眼前，黛西别过头去。丹尼斯拿着小册子举了一会儿，摇晃着，仿佛必须如此才能引起她的注意。没有得到回应，丹尼斯叹了口气，把小册子放到身旁的桌上，说道：“您可以把宣传册带回家，心理有准备了，就仔细看一看。阿曼达和我认为卡里利恩很适合您去，养老院有许多您还不知道的好处。至少考虑一下，好吗？”

黛西望向他，与他四目相对。“我现在想回家。”她站起身，抚平穿在小小臀部上的米色百褶裙。

丹尼斯从沙发上站起来。“要是你想，我这就送您回去。”

黛西点点头说：“好啊。”

几分钟后，丹尼斯载着沉默的母亲从默西赛德^①阴暗、雨水四溅的街道，开往利物浦东北部的圣海伦斯那同样阴暗、雨水四溅的街道。他出大门上车的途中淋了雨，头顶的雨滴闪闪发亮。雨刷来来回回

① 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郡。

回快速挥动，发出很大的声响。刚才的对话在他脑中再度上演。离他的既定目标还差得远，回家后阿曼达准会把他臭骂一顿。

他慢慢驶上圣罗斯玛丽路二十四号的车道。把车子换到空挡，转向他母亲。“希望您晚餐吃得愉快。”

“是的，很愉快，谢谢你。”她语气生硬。

“听我说，妈。”丹尼斯调整坐姿，面对她，“我很抱歉，但要我供养两幢房子真的很辛苦——要给两个院子的草地刈草，要操心两边的水管电线。我很感谢您尽量不打电话找我帮忙，但总是会有状况出现，而我自己也不年轻了。还有，您知道阿曼达想搬到切赛克斯^①，好离她家人近一些。更何况，加布里埃尔快毕业了，我们实在没什么必要留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找房子了。切赛克斯很美。您可以住在卡里利恩一间舒服的小公寓里，我和阿曼达就住在附近。就把它想成一次冒险，您人生里崭新的一章。”

黛西点点头，微微地点头，内心深处乱成一团。

丹尼斯觉得松了口气。或许他们达成一些共识了。

她把手放在副驾驶这边的门把手上，探身向前，亲了他一下。

“晚安，丹尼斯。”

“晚安，妈妈。”丹尼斯看着她慢慢地下车，踏着敏捷的步子疾走上石板走道，经过石墙，消失在明黄色大门后面。大门旁的白灰泥墙上攀爬着红色蔷薇。她这茅草屋顶的家有一半的木结构是暴露在外的深色梁柱。

他没看见的是明黄色大门另一侧的情景：黛西重重地倚在门上，颤抖的身躯抵着厚实的门框，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① 位于英格兰东部的郡。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丹尼斯打来了电话。黛西整个上午都在担心接到他这通每周例行的电话。丹尼斯的新提议让她整整一星期都处于封闭的循环中——不断重复着对这提议忽视不管、拒绝、烦恼、愤怒、绝望，又渴望再次回到忽视不管。

现在电话响了。

黛西拿起话筒。她非接不可。这是一份与日俱增的责任感，她晓得丹尼斯不会认为她在厨房、客厅或浴室里忙碌着，他会害怕她死在厨房、客厅或浴室里。她叹口气，应答。

彼此问候，简短的闲聊。丹尼斯没有直奔主题，先说因为还在下雨所以又没来帮她刈草，再聊聊没完没了的雨。最后，切入重点：问她有没有看过小册子。

黛西向他保证她看过——她是看过，在小册子掠过空中掉进垃圾桶的时候。

丹尼斯问她有什么想法，关于卡里利恩的公寓，关于搬去切赛克斯。

黛西说：“天啊，是谁啊？”说不好意思，她得挂断了，门外有人，很遗憾他们不能多聊一会儿。

真假掺半。门外的确有人。

是黛西自己在门外。她走到门外，站在雨中，手里拿着无绳电话，说他们必须等到下个星期六再谈，或等到雨终于不再下，丹尼斯可以来刈草时。

挂断电话，丝丝罪恶感传遍全身。不过黛西把罪恶感搁到一边，匆忙准备去俱乐部。她得赶火车，要和朋友们早点用午餐，下午去购物，路上再喝个茶。

黛西对着浴室洗手盆上方的镀金镜子化妆，用一把宽齿梳梳

理浅棕色头发，抹口红，仔细端详着自己。她的脸，尤其是她的下巴——生来就长，与岁月无关。她的头型完美，脸上是小巧精致的五官。她的鼻子窄窄的，椭圆形金丝边眼镜后方是淡蓝色的大眼睛。她的颧骨上没有太多皱纹，前额则已不太光滑。波浪状头发左分，厚重的刘海往两旁卷，变成一连串C和J的形状盖住前额。她的头发有的长得碰到眉毛，有的短得露出耳垂，拳曲地落在脑后的衣领边。一位娇小苗条的七十七岁的女士，永远挂在嘴角的微笑和落落大方的笑声是她天生的魅力。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挺直腰杆，保持自信满满、不屈不挠、兴致高昂的状态。

不去理会淋浴喷头传来缓慢、有规律的滴水声。

朋友们聚集在她周围——格拉迪斯、玛丽琳、凯特、埃伦，还有她最亲近的多特。门口放着雨伞和湿透的雨衣。

黛西喜欢这每周一次的午餐聚会。搭火车进城，吃午饭，到艾伯特码头买东西，感觉自己身为城市脉动的一部分。利物浦最近被票选为欧洲的文化之都。默西赛德的水岸公园和整个水岸区每年招揽几百万游客。卡文俱乐部、披头士博物馆和披头士成员童年故居依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小餐馆、酒吧、惊心动魄的建筑、前卫的剧院——这一切都构成了黛西喜爱的城市活力。

要是老天没有从早到晚把这地方弄得湿漉漉的就好了。

不过这就是利物浦。

黛西心情不错。穿着新套装——海军蓝配米色镶边——裙摆刚好过膝。实用耐穿的海军蓝低跟鞋。谈笑风生。往面包上抹奶油，点份羊排。抛开困扰着她的挥之不去的不快。再三思量她最近一直在

想的事：向多特提出一个计划。

等待交谈中恰当的暂停，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多特，准备说出自己的想法。黛西满怀希望，兴奋之情逐渐累积，话语即将脱口而出。

但出乎黛西意料之外，多特先开了口。毫不知情的她提起夏天要去度假，去西班牙，她女儿在那儿有栋房子。黛西的主意根本还没说出口就被彻底粉碎。没给黛西机会说出她在考虑她们俩可以一起去度假，去爱尔兰，或苏格兰，甚至威尔士。

保罗在世时，他和黛西每年旅行好几次。两个人都喜欢探索世界，他们一起走遍大半个地球。可是黛西在过去四年里哪儿都没去——自从保罗去世后她再也没旅行过。她连想都没想过，直到最近。想象再次出门旅行，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当然，旅行的规模小多了。只是去她开车能到的地方。不过她必须找个伴儿。多特的脸浮上心头，思量再三，黛西得出结论：多特确实是最佳旅伴。她们喜欢同样的事物，想喝茶的时间完全相同，晚上同一时间渴望上床睡觉，早上同一时间醒来，而且都很有活力——在她们这年纪，那就是不寻常的精力。她们还同样醉心于傍晚的例行仪式：君度橙酒。多特是黛西所能想到的最适合代替保罗的人选。

然而“多特，我在想……”这几个字才从黛西的嘴里说出来，多特就抛出了她的重磅消息。黛西点头微笑，祝她玩得愉快。她用失望的眼神扫视桌边的一张张面庞，想看看还有谁可以成为候选人。

她一一否决。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又回来了。感到被围墙禁锢，感到梦想从排水管打着转儿流逝，感到前途黯淡，仿佛小鸟翅膀上的蒲公英种子，已经启程，充满可能性，但一直没有着陆。无法摆脱她的黄金岁月已离她远去的沮丧。发现旅行也在那张清单上让她心痛不已——那张壮观的、一去不复返的清单。

叹气。保罗走了，一切都跟着走了。除了她的房子圣罗斯玛丽路二十四号仍属于她。它不会像短裙、高跟鞋和她的护照一样被收起来——如果她能做点什么就不会。丹尼斯和阿曼达可以离开。要去切赛克斯随他们去，但是她不去。

她可以雇个人每星期来刈草。她可以自己修理淋浴喷头。

就这么办。问题解决了。

2

星期三，雨还在下。整个英格兰都下着倾盆大雨。谁也不清楚这雨到底会不会停。报纸和电视不停地报道河川泛滥、街道淹水、高速公路塞车的消息。水，似乎无处不在。

没有水的地方也有湿气——驻留在房子中、衣服上、牙齿间、骨头里。大家摇摇头，尽量找出潮湿的好处。称赞草有多绿，六月花儿有多开心。

黛西在上班。她坐在当地图书馆接待台后面，这是她在保罗去世后做的兼职工作。保罗死后，她马上发现自己一个人管不了整个店。她想把店让给儿子，但他俩谁都不要。丹尼斯只要为《工艺品、考古珍宝与古器物》杂志撰稿就心满意足了，还计划着要继上一本之后再写一本书。伦尼呢？身材走形，体重超重，永远没个正经，很努力地不要工作。一份需要责任感的真正的工作会妨碍这位自由摄影师离异后极简的生活方式。因此黛西把店面连同楼上的公寓一起出租，开始靠这笔收入过活。图书馆的工作只是为了出出门，与外界接

触接触，让她动动脑子。

在畅销书还未上架前就先睹为快。

黛西看了三页房屋修缮手册，管线系统那一章。有人打断了她全神贯注的阅读。她已经盯着淋浴喷头和连接淋浴喷头的水管的图示看了半个多钟头，拼尽全力不让黑色的油墨晕染开来，使内容变得难以理解。所以这打断——一只放在她肩头示好的手——丝毫不让人讨厌。扭头看见格蕾斯·帕克低头看着她。

黛西正准备回答自己为什么埋头阅读高深莫测的管线修理章节时，格蕾斯说的却是另一码事，让她大吃一惊：“我要离开了，我想亲口告诉你。”

“离开？”黛西不知道她指的是否是离开这个房间。离开一天吗？永远离开吗？希望不是后者。

恰恰是后者。“我要退休了。”

退休！一时间警铃大作。黛西说不出话来。她确信自己的嘴大张着，合不拢。格蕾斯到底多大岁数？她一定比自己年轻，但是年轻多少？五岁？十岁？

“从今天算起两周后。”

黛西目不转睛地盯着格蕾斯的耳朵。过去她只是不经意地看过它们，但现在她忍不住要仔细端详。这个高挑迷人、体态优美、肌肤光滑、几乎没有皱纹的银发女人长着黛西生平所见过的最尖的两只耳朵，它们附在她头的两侧，宛如街头艺术家或政治主题漫画家为了夸张的喜剧效果而创造出来的。黛西看得出格蕾斯试着用头发盖住这对耳朵，但在这把年纪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年轻时她或许能轻而易举地藏起耳朵，但年龄的增长会持续不断地暴露出各种问题。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却丧失了依靠。

显然，黛西盯着她的耳朵太长时间了。格蕾斯迅速伸出双手来

护卫，抚平头发遮住耳朵。

被发现了。黛西羞愧难当，但立马回过神来，说：“噢，格蕾斯，没了你，我的星期一和星期三就不再一样了。当然，我为你感到高兴，非常高兴。”

“谢谢你。干了这么多年，要离开真的很难，但哈尔和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要卖掉房子，买间公寓，然后去旅行。我们的四个孩子散居在世界各地，不如趁着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开始享受人生。”

黛西善解人意地点头，说了些得体的话，表达了恰当的情绪。

她非常想回家。

黛西想不起来她上一次来五金店是什么时候。

撑着雨伞站在人行道上，瞪着五金店的橱窗，努力回忆。最后终于想起来，可能是数十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她和父亲一起来过，当时她手里拿着一支葡萄味的棒棒糖，脚上穿着玛丽珍皮鞋^①。不想把第二次的闪电造访拖得更迟，她走了进去。

漫步在货架间，就她所见，没什么改变。一样陈腐脏污的氛围，一样的灯光，一样的保证能处理你生活中任何问题的自信。黛西带着一台数码相机，里面有她家淋浴喷头的照片，她快步走向店面后部，找柜台里面的那个老男人帮忙——她很确定他比自己还要老。他仔细研究了她的淋浴喷头的照片，把她那台银色小相机攥在他发红的大手里，他有办法找出问题所在。

连接喷头的水管有个阀门，就是埋在墙里面的部分，它的垫圈一定磨损了。换一个很简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把这个水阀垫圈换掉就是了。

① 对绑带鞋的美式统称，尤指那些低跟、圆面、脚踝搭扣绑带式的鞋子。

根本没用多久，换零件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摊在了她面前的柜台上。那男人告诉她怎么换——缓慢而耐心，好像他的时间多得用不完，或许确实如此，因为她是整个商店里唯一的客人——向她保证一小时内就能轻松完成。没有表现出对她能力的丝毫怀疑，这一点她将永远感激在心。

同时她也永远为此感到困惑，认为他不是瞎了就是疯了，但无论如何，在当下那一刻，他为她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她对他深信不疑。

又一个星期六如约而至。雨，还在下个不停。丹尼斯的来电像发条钟般准点。早已有准备的黛西，拿起话筒，说她已经找到人帮她刈草，他不必再为这样的事情劳神。感谢他长久以来的帮忙。

她的惊人之语遭遇一阵沉默。接着是一连串的语无伦次、询问、道歉。丹尼斯觉得母亲的话是一番指控，然而渐渐地，重新考虑后，发现这做法相当合理。何不就找个小孩来刈草，付他个几英镑？丹尼斯突然间很高兴听到这消息。只字不提卡里利恩，反而谈到定于次日举办的加布里埃尔毕业庆祝派对，说他三点钟会来接她。挂了电话，满脑子都是待办事宜。

黛西又高兴又难过——高兴是因为她终于把找个小孩来帮忙刈草这事说出了口，高兴是因为丹尼斯接受了。而难过则是因为这全是捏造的，其实她根本还没开始找人来刈草。幸好有这雨，如果雨一直不停，她就一直不用做这件事。

她走进浴室，不理睬越来越频繁的水滴声，做好准备去俱乐部用午餐。跨过她三天前就摆在那里排列整齐的修水管的零件和工具，暗自许诺星期一早上首先就做这件事，然后再去上班，还有，参加格蕾斯·帕克的退休派对。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拧开螺丝从墙上取下喷头，透过喷头轴柄，找到水阀里磨损的垫圈，拉出来，换上新的，把喷头安回去旋紧就行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星期一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黛西喝茶吃面包时，想着她修整喷头的工作。一边洗盘子和茶杯，一边思忖着她需要一件合适点的工作服。

走向衣柜，往里看，一无所获。衣服都太好了。肯定没有哪个修水管的会穿上那么好的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转向五斗橱，彻底翻找，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但感觉看到了应该就会知道。

没发现适合修理浴室穿的衣服，倒是找到消失多年的粉红色毛衣，现在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喜欢它。还记得是为了他们的西班牙之旅买的这件衣服。脑海中掠过巴塞罗那户外咖啡馆的画面——那件毛衣、大大的白框太阳眼镜，还有饰以粉红色缎带的遮阳帽。把毛衣拿